

那些美丽的“织女”们



织女像《百美新咏图传》



黄道婆像



清康熙《孟母断机教子图》



花木兰像《百美新咏图传》

中国有一个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“牛郎织女”：牛郎渴慕织女的贤良和美丽，在老牛的指点下如愿以偿，与织女结为夫妻，过上了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，育有一儿一女。然而织女是仙女，违反天条的行为很快受到了惩罚，王母强令她与牛郎分开，并用金钗在两人之间划出一条银河，只允许一家人七夕相会。

牛郎、织女，显然不是真实姓名，而是男耕女织社会的主要职业。所以，在他们身上发生的，其实就是老百姓自己的故事。牛郎织女的爱情、母子间的亲情，以及老牛和牛郎的友情，都是人类的主流情感，三种情感同时发动，想不感动都难。

牛郎织女的传说留下了一个传统节日——七夕节，很多人不知道，在七夕这天，古代女子还要过另外一个节日——乞巧节。因为传说中织女有两种超人的能力，一是十天能织绢百匹，二是她缝的衣服天衣无缝。所以趁她下凡，民女们要向她求教更高超的纺织和缝纫技术。

一般来说，乞巧节的过法主要有三种：第一种，从汉朝开始，民女们每到七夕就去一个名叫开襟楼的地方，参加穿七孔针比赛，谁穿得最快，就证明织女给她传授了神技，会得到奖励；第二种，在七夕当天抓一只蜘蛛放在小盒中，到第二天早上打开，谁的蛛网织得更密，谁的手就会变得更巧；第三种，白天盛一碗水放在太阳下面，把小针投到水面上，然后观察碗底的针影，谁的影子像花朵、云霞、鸟兽，或者缝纫工具，就说明谁的手得了织女的真传。总之，这些玩法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女性提高女红技术。

织女的经典形象是美丽善良、心灵手巧、恪守妇道的，这样的形象，在汉代定型之后保持了两千年之久。一种传说之所以流行，是因为社会需要，那为什么古代需要神仙织女呢？

至少有如下两个原因：其一，儒家思想从汉朝开始受到重视和推崇，在礼教方面对女性不断追加要求，任劳任怨的织女能够诠释道德观念；其二，织女的形象更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，汉武帝年间打通丝绸之路，丝绸对外贸易量增大，需要像织女一样心灵手巧的女性来更快更多地生产丝绸。所以，织女做为神话人物，其实承担着一种社会职责，那就是对民间女子的精神感召和效率示范。

中国古代，在纺织领域有杰出贡献的人很多，比如嫫祖、嫫母和黄道婆。嫫祖和嫫母都是人文初祖黄帝的妃子，嫫祖因为发明丝绸，而被后人祀为“先蚕娘

娘”，嫫母因为改进纺织工具，被祀为“先织娘娘”。但她们二人因年代太过久远，真实性无法确认，相比之下，黄道婆的故事更为有据。

黄道婆生活在宋末元初。从宋朝开始，中国人口大增，丝绸葛麻已经无法满足民众的着装需求。棉花在宋朝传入中国，开始在边缘地区种植，中国人向来擅长丝织，突然面对棉花却有些手足无措。此时，特别需要有人担负起棉纺技术引进的使命，黄道婆就成为这个里程碑式的人物。

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……按照《中国染织史》的说法，黄道婆出生在上海松江乌泥泾，十二三岁就给人当童养媳，后来因为受不了公婆和丈夫的虐待，只身逃到崖州，就是今天的海南岛。因为住在道观里，所以人们管她叫黄道婆。

在民族生活习俗迥异、语言不通的情况下，黄道婆从黎族姐妹的手中学到了棉纺技术，其中的艰苦可想而知。

30年后，黄道婆带着一手棉纺技术回到家乡。也许是受了道家的影响，也许是其他不为人知的原因，黄道婆心胸豁达，乐于奉献。

她改进了捍、弹、纺、织等工具和机器，并且在配色和提花两方面技高一筹。她所织出的花布“粲然若写”，鲜艳生动，就像是画上去的一样。

最为惊人的是，黄道婆把30年里学到的技术广泛传授。以她的实力，办不了职业学校，当时也没有专利、品牌和连锁的概念。在一个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年代，能把手艺倾囊相授，这种奉献与织女在七夕向民女传授技艺，恰有一种神似。

黄道婆去世以后，松江府一度成为全国最大的棉纺织中心，“松江布”有“衣被天下”的美称。

后来，当地人为了黄道婆建立了“先棉祠”，黄道婆也成了后人心中的“先棉奶奶”。“先蚕”“先织”“先棉”，都是我们的祖先，也都是伟大的“织女”。

古代女性在纺织和服装领域的付出和贡献，是后世子孙不应该忘记的。除了嫫祖、嫫母、黄道婆，还有很多“织女”，贡献未必可以相提并论，甚至也不是纺织高手，却仍然各有各的精彩。

最美丽的织女——西施

西施是浣纱女，浣纱是纺织中的重要环节。西施浣纱，可能有两种原由：一是当时出现了纺织分工，她负责浣纱这道工序；二是各道工序都由一人完成，而恰

好是她到河边浣纱时被人望见。

最智慧的织女——孟母

古代伟大思想家孟子的母亲，看到孟子不爱学习，便剪断了织机上的经线。孟母虽然不一定是纺织高手，但是她借用织布教育子女，让后人钦佩她的睿智，并且从中受到很多启发。

最勇敢的织女——花木兰

著名古诗《木兰辞》开篇第一句：唧唧复唧唧，木兰当户织。这句诗交代出花木兰的“织女”身份，与后来的沙场征战形成强烈对比。豫剧《花木兰》中唱道：“男子打仗到边关，女子纺织在家园……这女子们哪一点不如儿男？”

最文艺的织女——苏若兰

苏若兰是南北朝时期前秦大臣窦滔的夫人。因丈夫窦滔感情不专，夫妻二人的婚姻出现了危机，为了使丈夫能够回心转意，苏若兰织出一块八寸见方的锦，成功挽回婚姻。这块锦的奇妙之处是上绣有29行29列，共841个字，无论正读、反读、绕读、叠字读，皆可成诗，被称为《璇玑图》。据现代研究者称，其中有诗7958首，是纺织史和诗歌史上的奇迹。

最享受工作的织女——丁娘子

丁娘子，生于明朝松江府华亭县（今上海松江），离黄道婆的老家不远。据说丁娘子容貌出众，手艺精湛，弹棉纺纱织布，都是大师水平，更为关键的是，她的操作本身就是一种美。

康熙年间的《松江府志》卷四中说：“东门外双庙桥有丁氏者，弹木棉极纯熟，花皆飞起，收以织布，尤为精软，号丁娘子布，一名飞花布。”

据说丁娘子的工作状态就像舞蹈一样仪态万千，芊芊玉手，轻盈起落，弹棉之际，花皆飞起，如雪漫天；纺出的纱细如蚕丝，柔韧均匀，织出的布光洁细腻，轻柔精软。所以，人们都管她的作品叫“丁娘子布”，甚至就叫“飞花布”。于是，丁娘子的棉布也顺理成章成了“品牌”，颇受宫廷和民众的欢迎。

《上海县竹枝词》中有这样的表述：“丁娘子布号飞花，织纳纹工出下沙。一种斑斓如古锦，产从上海也名家。”以现代人的眼光看，这样的织女可能更让人乐于靠近。

文图来源：中国青年报